**口音[[1]](#footnote-1)（节选）**

**——荆永鸣**

……

　　是个小事儿（其实，人的一生中，能有多少大事啊）。前不久，我请几个老乡到我的餐馆吃饭。这些老乡都是只身在外，平时，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中忙得像陀螺，团团转，连抬头看看太阳的时间都没有。周末了，却缩在不同的角落里，无所事事地孤单着，怪可怜的。相比之下，我的情况要好一些，老婆孩子都在身边，况且还开着一个餐馆，大小不说，也算是一个老板了。于此之下，有时便略备薄酒素菜，请大家来聚一聚。喝点酒，聊聊天，放松一下。挺好的。

　　老乡就是老乡。远离故土，异乡异水，也许“老乡”这两个字的本身就是一种亲情，一种召唤，别有一种引力吧。

　　一串电话打过去，能来的，便相继地来了。

　　七、八个人，有男亦女。见面后，大呼小叫地亲切，先是寒暄，寒暄之后，便说你胖了，或者他瘦了之类……最近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发了大财？要不，就是夸上一番女性老乡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漂亮了……嘻嘻哈哈，彼此开着玩笑。全没有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”的伤感。伤什么感呢，那是哪辈子的事儿了？早就不时兴了，过时啦。再说，想见一个电话就见了，还“泪汪汪”个屁！

　　喝酒吧。

　　喝酒。

　　于是男女相杂，围桌而坐，如坐春风。满上酒，举起杯，算啦算啦，别碰了，放在桌上蹲一蹲，过个电。干！

　　便都干了。

　　就这么爽快。哪像有些城里人，端着架式，嘎奔儿，一个花生豆，咂儿，抿一点二锅头，便滋润得不行了。然后，天文地理，国家大事，街长俚短，滔滔不绝，特激动，特牛气的样子……结果，都快把自己侃丢了，才意识到桌上还有一碟花生豆呢。于是再嘎奔儿一个花生豆，再咂儿地抿一口二锅头，再生动着一种表情吹牛×……往复循环，没完没了。什么东西！那还叫喝酒哇？那叫酒腻子！

　　整！一个字，一杯酒。干净，利落，痛快！

　　这才是家乡人的气派呢。

　　既是家乡人，就该有点家乡人的样子。于是，觥光交错中，一些土里土气的话，便一串串冒出来了………或许是，平常已经很少使用那些土语了吧？猛丁地说出来，就像是谁将一顶几百年前的破毡帽掏出来，扣在把头上。特滑稽，特逗。几个女士听了，竟禁不住嘎嘎大笑。有的，把眼泪都笑出来了。

　　如此这般，哪还有游子在外的寂寞与孤独？乡音，乡情，故里故交，全在一种温暖的怀抱里了……

　　笑吧，喝吧，闹吧。

　　人生得意须尽欢嘛！

　　不料，乐极生悲。故事就在这时候开始了。

　　喝着喝着，闹着闹着，一个老乡的眼泪就流下来了。开始，我还以为他是受到了什么食物刺激（比如辣椒了什么的），后来我见他两手插进头发里，泪水一颗一颗地掉下来，才知道，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是真哭了。

……

　　如前所叙，开始的气氛非常之好。没想到正是酒颜大开，气氛热烈之时，一个与酒毫不相干的话题扯出来，三逗两逗的，林老乡竟哭了。

　　是一个关于口音的话题。

　　焦点是，有个姓刘的老乡，说林老乡的口音变了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我没变。林老乡说。

　　刘老乡说，你就是变了。

　　林老乡认真地看着刘老乡，你怎么说我变了呢？

　　刘老乡说，我不说，叫大家说说，他的口音是不是变了？真是的！

　　有几个老乡回味般地想想，说，有点，是有点变了……

　　刘老乡得到了众人支持，越发牛气了，咋样？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瞎掰吧？我说你变了就是变了，还不承认，今天桌子上也没有猪拱嘴儿呀，你这个嘴咋这么硬呢。

　　说过，大家就嘻嘻哈哈的继续喝酒，也没当一回事。喝着喝着，我发现两个女士的目光很有内容地对我指点着什么。顺着视线看去，只见林老乡双肘撑在桌子上，捧着头，在那里默默地流泪呢……

　　我没想到林老乡这么脆弱。

　　当时，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。欢乐的气氛一下子被卡住了。

　　刘老乡也怔了，金刚着眼瞅着林老乡。瞅着瞅着，脖子突然硬了，说，我操，不就说你口音变了吗？挺大个爷们儿，你还挤上猫尿了哪！

　　林老乡忽地抬起头来，脸都哭斜了，吼了一句，谁再说我口音变了，我操他祖宗！骂完，又把头扎下去了。

　　众人一怔，面面相觑，刘老乡有些震惊。一瞬间，脸色特难看，特悲愤。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他虎视着林老乡良久无言，最后才下了决心，厉声道，你他妈的骂谁？

　　一种剑拨弓张的声势。

　　林老乡没有回声。

　　空气好像凝固了。

　　片刻之后，其他人才有了反应。说，算啦算啦，别说啦。几个人同时在制止刘老乡。挨着刘老乡的一个女老乡，还在刘老乡的肩膀上砸了一小拳头。嗔怪地说，快行了吧你！

　　看来，我得说话了（我说话，无非是来一通息事宁人。谁对谁错，我能说吗？只要能敷衍过去，就行了）。我说，都是老乡，见次面不易，什么口音不口音的，谁也不许再提这章啦。来来来，都把酒整上！

　　毕竟是吃着我喝着我，我的话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，事态没有恶化下去。

　　不一会儿，就有人开始张罗着倒酒了。

　　这时，刘老乡也慢慢地松了脸，没再说什么，接着又摸起一支烟来，插进嘴里。身旁的一个女乡马上讨好地给他揿着了打火机。不想，阀门儿太大了，火苗子“噗”一家伙窜出老高。完全是一种本能，刘老乡打冷颤似的闪了一下。差一点没烧着眉毛。

　　众人哈哈大笑。

　　那个女老乡更是咯咯咯的……笑得死去活来，身体像蛇似的扭来扭去……

　　还是笑比哭好。沉闷的气氛总算是有了些缓和。

　　接着喝酒。但共同端杯还不是时候，我发现林老乡还在那揪着头发哪。我提议，大家可以相互找一找酒，也可以划拳。我想，场面一乱，大家的注意力也就不集中了，分散了。这样有利于林老乡恢复情绪。

　　在几个老乡捉对儿撕杀的时候，林老乡终于揩干泪水，抬起头来。“坐清”着，空洞着眼神，想事儿。等情绪镇静得差不多了，才有人找他碰杯。这一次，林老乡他没有推辞，也不言语，灰头灰脸的，把酒喝了。样子挺猛。然后，照例是要把杯子倒过来，控一控。

　　好。一滴没剩！

　　杯酒释前嫌。

　　空气终于流动起来了。

　　单是，气氛再没有回到原有的欢乐上。偶尔的，也有人出声地笑一笑。只是不灿烂，不自然。听着发干，虚。似乎是在有意制造快乐的氛围。

　　挺累的。大家撑了一会，兴趣终究是寡淡了，没劲了。有人疲倦地说，行啦行啦差不多啦，散吧。

　　就散了。

　　我送到外面。和老乡们一一握手，告别。这时，刘老乡又提起了林老乡的事，他环视左右，见没有林老乡的影子，就鄙夷地骂道，什么东西，说话跟个娘们儿似的，还学上京腔了。操，再有这种场合少叫他，我一见他就烦！

　　这时林老乡还坐在我的餐馆里，对刚才的事情他同样耿耿于怀。

　　别人都走了，他不走。

　　他留下是有话要对我说的。

　　他说，今天我不是有意扫大家的兴，是他们成心挤兑我……

　　他又说，我真是委屈……让你说，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，出来还不到一年，要是变了口音，我成了什么人了我？

　　我说，哪有那么严重啊。

　　林乡说，怎么没有。那是一种背叛啊。

　　说完，林老乡又流泪了……

　　好端端一场同乡聚会，就这么不欢而散了。

　　晚上回到家里，我点上一支烟，慢慢吸着。我想，我要好好琢磨一下口音这个玩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
　　我突然觉得，这两个字绝不像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所注释的那么简单。

　　这是一个挺微妙的问题。

　　是一个意识形态。

　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观念与文化。

我甚至想，在某种情况下，它可能还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哩！

1. 原载于《十月》（2003年3期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